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四

雲間夏允彝譔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道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
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
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
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
故川舊瀆皆浸沒不見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
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

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亦有二意。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既隨山通道。相其源委。又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此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於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

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於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底柱在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泝水所在。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沅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爲河北。

脊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岼山或以爲即吳岳。或曰非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故呼爲鳳凰堆。又名天柱。以其峰高峻迥出諸山也。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又名首陽山。底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尺。擘柱地軸。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名底柱。三川旣決。水流踈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峰特立。斯爲砥柱。漢鴻嘉中。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從其言。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析城王屋。皆在澤州。析城上有二水。東濁。西清。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王屋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一。周回

萬里號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似之。故名。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太行天下之脊。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百八徑。其北去也。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或謂其脉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上有天井關。故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我暴亂。則伐我難矣。酈生說高

祖曰、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示天下形勢。太行誠所以分畫東西也。恒山北岳。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常也。言萬物伏藏于北。有常度也。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又名茂丘。泝水從西來。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於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靈。山北四百餘里。即飛狐口也。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岳。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宜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岳。惜未釐正。又恒山即太行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峰。亘千里。諸峰蜿蜒止于山海。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導山諸節。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研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研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軾以爲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
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脉而何。朱子與蔡傳
又深言其謬。蓋以河北諸山根本支脉皆自代
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
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
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
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
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

連屬。豈是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于是爲南
條北條之說。正與唐一行天文南戒北戒之說
合。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天
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
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
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
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益精密
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

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西傾一名

西強一名馬寒一山綿亘而各有峰巒者也在
洮州洮水所出入于河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
朱圉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鳥鼠在臨洮渭
源縣渭水所出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
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鳥鼠共爲雌
雄鳥名鵠鼠名鼯鼯穿地數尺鼠在內鳥在外
而共處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
生黃花紫草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太
華西岳也華者獲也萬物成熟乃有獲也又少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華山對東首陽山。黃
河流于二山之間。或傳二山當河。河水過之而
曲行。故巨靈劈之爲二。以通河流也。山海經曰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
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
里曰小華山。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罪附耳
星。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山東西各一峰。傍
竦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櫟。浮豪之水
出焉。西流注于洛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

成仙。外方即嵩山。一名太室。在潁川。是爲中岳。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嵩山。蓋夏都陽城。嵩山在焉。金氏曰。外方非嵩山也。嵩高爲中岳。安得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哉。伊闕有陸渾山。名方山。古外方也。桐柏陪尾。淮水所經。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在南陽。陪尾在江夏。或曰非也。兖州卞縣之陪尾。實泗水所出。

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不在江夏明矣。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漾水所出。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上爲狼星山。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令人無子。內方。大別。皆在漢陽府。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別。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

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左傳吳自豫章楚夾漢豫章即今之章山也。又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皆近漢也。相傳禹植柏於大別。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荊州山。江水所經。岷山之脉有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於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

北與岷山相隔絕。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也。山海經曰。岷山中多怪蛇。有鳥焉。其狀如鸚。而赤身白首。其狀曰竊脂。可以禦火。蜀地於海內爲峻。岷山在蜀之松潘衛西。爲尤峻。即雪山也。雪四時不消。五月猶墜雪。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衡山。南岳也。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瀟霍副之。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瀟山。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邑。已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
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
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何足侈哉。南岳記
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洞寶。上承景
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
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
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
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
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或傳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
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
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
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
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
者。顧謂禹曰。欲得神書。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
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
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
通水之理。其說類荒遠。然衡山亦神矣。列爲岳

鎮有由也。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敷淺原即廬阜也。舊說以傳陽山當之。山甚卑小。且於江流無關。廬阜最高大。又當江南北。滙水口中有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傳陽正在其西南。謂敷淺原之陽也。敷淺原之爲廬阜審矣。廬阜之巔。禹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予乃樁。知禹之施功於此也。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

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究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

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岷
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
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
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
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
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
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剡山。

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濱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邶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東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

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及海爲蠻越。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里。則又一弱水也。合黎山名。合黎水出焉。在今甘州。漢張掖郡也。又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

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
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晉
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
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
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
黑風。自流沙出。奄奄乃滅。其石如初。沈括記。鄜
延西北有范河。即淖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
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
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

沙也。方勺謂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水源，但乾沙耳。二日至西海。雍大紀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嶸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古今辨黑水者紛紛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

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以麗水狹小不足爲界而以西珥河與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

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

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蘭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蘭滄江內。則蘭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蘭滄江又名洛。言脉絡分明也。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

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旂然。黑水之源正在旂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

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
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
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謂瀾滄源出
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
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
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
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
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則
已矣。又奚必繇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

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於南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此天地所以爲大也。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源不始於積石。記其施功處也。河之爲言荷。

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又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望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古今記河源者各異。爾雅云。河出崑崙。

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
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杻天之水。洋水出焉。西
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
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
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
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佛書謂雪山高五百由
旬。山頂有阿耨達地。地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
共五百河。流入東海。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

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隄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爲河宗。張騫謂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以爲崑崙也。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止。

源自出崑崙山。大抵自古所傳皆言崑崙。然或傳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上有醴泉瑤池。或稱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或稱上有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碧樹瑤樹。或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遶之。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爲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或稱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有積金爲天墉城。上安金臺玉樓。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

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居。
真宮仙虛之所宗。或稱上有銅柱。其高入天。員
周如削。膚體美焉。其上有鳥名希有不鳴不食。
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
九千里。或稱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
或稱是唯帝之下都。其神陸吾。自司天之九部。
及帝之囿時。其說皆荒遠不足道。酈道元謂幽
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渾思絕根。自非登
兩龍于雲轍。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

大禹之集會計。困難辨之矣。至元命都實往窮河源。乃稱河出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是謂星宿海也。羣源奔輳。近五七里。乃滙爲二澤。流合三水。始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岐爲九渡。通廣六七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繼是兩峽深叵測矣。行二千餘里。經雪山。即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

千餘里。至於積石。大約自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其言近是矣。而王鑿辨之以爲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昔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其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是不

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終以水經所載崑崙
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陬東南流入渤海爲
近是積石在河州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
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逕積
石而爲中國河故曰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
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
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東望泐澤河水之所
潛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至玉門關一千三

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
淪之脉。當滾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
墜于淵波。即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
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閼。又
積石一名唐述山。羌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
有神人往還也。龍門即孟門。又名禹門。兩山石
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
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竄。其水尚崩
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鼎怒。鼓若山騰。濤波頽

疊。所謂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風俗通曰。華變也。萬物成由于西方。世傳巨靈所劈。今覩手跡于華嶽。而腳跡在首陽山下。王涯辨之曰。華嶽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張衡所謂高掌遠蹠。殆謂是乎。山北曰陰。其間爲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谷水。因以名關。黃河自鹽澤暨潼關。凡四大

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又一折也。北流千里而逕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自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至河圖絳象所載黃河九曲。自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

山名地契。上爲鉅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底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洛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伾山名地宏。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蓋百里一小曲。

千里一曲一直矣。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東十步。其水潔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三門惟神門修廣可行舟，爲唐宋漕運之道。自砥柱以下百餘里，竦石桀出，勢連襄陸。雖經鑿闢，尚梗湍流。激石雲迴，激波怒溢。自漢及魏晉，常發數千人治平河咀。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湊，濤波尚屯。故有衆峽諸灘之言。孟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故名。武王會諸侯于此，故

又名盟津、一名武濟、又曰富平津、又曰陶河。世傳禹治洪水，觀於此，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其事近誕矣。洛、汭洛入河處，洛水至鞏縣入于河，洛既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河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暘《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泉。」謂此也。大坯，今名黎陽東山，在大名府浮丘之東，周五里有奇。蓋襟大行之左麓也。山一成曰坯。鄭康成曰：「大坯，地喉也。」

流出亾際矣。濟沅之水與滎澤出入自此。上滎帶亾。阜絕岸峻。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州死焉。即東虢。又爲虎牢焉。澤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澤渠。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于大陸。蓋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敞。壤堤水勢不便溢。夾右碣石入

于渤海。所謂澤水卽濁漳。大陸卽邢州鉅鹿澤。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太抵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而北。過澤水。故迹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王衡新論曰。聖人于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旣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收。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按河過大

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耳。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固然。非齊桓冒曲防之禁。固塞九河也。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漢世漸決而南。後遂繇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已南徙千餘里。乃欲究其故跡。難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

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庶幾近之。嘗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莽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濶百

餘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
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
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
橫乃謂九河已淪于海矣。夫青兗營平。不聞有
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徒援碣石爲証。又何足
信也。惟是河不兩行。蓋以合流則迅。分流則緩。
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
能行。下流淤。則上流決。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
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

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
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
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
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
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
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
外灌不唯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淤亦藉河
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後世
不知其說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名則大豈知

水性者哉。略採古今治河之論，而裁其異同。漢
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
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
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
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旣滅，難明。屯氏河
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暴水。賈讓言：古者彊理
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太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水之有川，猶

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其死可立而待也。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臻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柝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邇人功所造。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曰上策。若乃
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
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邛此水門。治渠非穿地
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
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服引取之。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二害。民常罷于救水。半作
失業。水行地上。湊潤土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

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此誠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李尋言。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何居。竇少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至漢明帝時。使樂浪王景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渠成。帝下詔曰。年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漭溢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網紀。兗豫之人。多被其患。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雍息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異論。不知所從。今旣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

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
玉潔牲。以禮河神。魏宣武帝時。鄭偕言水之湊
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
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
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
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
水由一路。往昔豐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
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
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

場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
得地形。土木叅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
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
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
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
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
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布是非。暇睇川原。
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
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藝

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宋歐陽修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宋時回河之議。尤爲紛紛聚訟。而蘇徹以爲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

蓋地勢本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北徙也易且河水至濁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則穹居大木盡沒地中不見蹤跡豈能復闢而深之引河以行其中宋人乃欲強閉北流回之使南宜其無成也至國朝而所以治河者益異矣古之治河惟避河之害而今欲資以濟漕乃兼取河之利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乃務逆水性其難豈不倍哉且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乃可疏爲九河水

流○極○其○湍○迅○而○不○憂○下○流○之○遂○淤○今○河○經○中○州○
平○陸○夏○秋○洪○流○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閒○或○值○
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
不○即○淤○耶○古○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今○皆○入○
之○矣○古○者○河○北○入○碣○石○之○海○濟○東○入○千○乘○之○海○
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夏○溢○今○以○一○
淮○兼○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汶○沁○泗○沂○諸○川○之○流○
而○無○他○瀆○以○洩○之○所○以○爲○難○之○難○也○勢○不○得○不○
盡○棄○古○之○一○而○專○用○下○策○唯○兢兢○乎○堅○築○堤○

所築堤不已。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減水以殺其勢。復有衝決。則有舍堤埽不事而議開支河矣。議復黃河故道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議移河于山足矣。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矣。其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州。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徐州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至宿遷曰白河。自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

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主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亦勝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津，沂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船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欲開膠萊者，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其二百餘里潮水常足，原

不假濬。濬者止一百三十餘里耳。其下多礪石。尤不易濬者止三十里。此功若成。則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即由小海中行。自不甚險。然後由麻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議移河于山足者。謂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旣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事於堤壩捲埽也。河害之在

徐邳仍有山。又有湖。又去海以漸近。海口則可
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
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
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
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奈又復有
決。誠得長策。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
得泛。則何患之有。其法唯先審河岸。次審河勢。
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
宜于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苟得

長山以爲之岸，則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可永免昏墊之禍矣。議別穿漕渠縱河使北者，以漕之用河，非漕之利也，不得已而用之耳。苟避河一里，斯免一里之害。今幸已開泃河以避呂梁之險，開駱馬湖以接泃河，如再濬石崇河以接駱馬，即全河盡北，不過別開渠二十里，自足于漕矣。我無求于河，河亦何以難我？凡此皆計之大者，而非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則不得不循決塞之舊，隨

時而爲之備。此其說已備于元至正歐陽玄之說。而國朝徐有貞濬季馴其言尤辨。玄之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

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綆。用絙。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水工之功。視土
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
爲難。塞十丈之口。視百丈之口。爲尤難。北岸之
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
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
索之功居多。有貞之言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天時旣經。地利旣緯。人事乃究。夫水之
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方今治者。往往反是。
治所爲難。循覆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

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聚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今之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潘季馴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海口視

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縱欲別鑿必深濶相類方可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
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若○堤○日○繕○而○決○
日○聞○。則○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
沙○而○不○能○久○耳○。苟○多○築○縷○堤○以○束○之○。又○爲○遙○堤○。○
使○有○所○游○蕩○。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焉○。如○不○咎○
制○之○未○備○。而○上○流○旣○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
之○。其○趨○于○海○口○者○。直○強○弩○之○末○耳○。徒○知○分○流○以○
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
積○沙○以○達○于○海○乎○。難○者○必○以○禹○播○爲○九○河○爲○言○。

不知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見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郊縣、孟津、鞏縣，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十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日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

湍急。即至停滯。如何其可分也。摠之天下之水。惟江河爲大。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洑。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滂濊。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

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惴悍迅猛。旁激
直射。漫漶于平土。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
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礮爲之防。無洞
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滄川封植方
庸爲之奠。方二三千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
勝救也。豈足怪哉。自非神禹復生。安能破紛囂
之論而施久奠之策也。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嶓冢爲漾水。山海經所謂
鮒嶠山也。嶓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在天
水者漢所出也。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
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漢初出爲沮
以其沮洳也。又北方人以漢水爲沔水。漢沔通
稱也。泉始出山曰漾。閼駟云漢或爲漾。漾水出
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華陽
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流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

漢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水經地理志並言漢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班固所記有東漢、西漢、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程大昌曰：漢書以嘉陵江爲西漢，蓋

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武都東狼谷山以今考之，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亦狹。按地書褒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斜嶺，又遠在褒口西北八九百里之遠，則其源亦甚長矣。水經凡敘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斜嶺褒源悉從北而南，行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所謂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蜀都賦曰：流漢

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屯。其洪波濟
盪。澎湃雲頽。不啻江河矣。漢水東過南漳荆山。
而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也。或云在襄陽。即
爲滄浪之水。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不言過而
言爲。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滄浪本地名。非水
名。大抵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
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
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三澨或以爲地。或
以爲水。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

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勾澁以
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澁定公
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澁昭公二十三年
司馬遼越縊于蓬澁大抵皆水際及邊地名也
今南陽涓陽之間涓水之濱有南澁北澁矣水
經註尚書曰漢水過三澁地說曰沔水東行合
流觸大別山陂則當爲水也今京山縣有汭澁
漳澁蓬澁而湖廣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
大江其東南有三澁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

澁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承
天志曰、三澁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
有三叅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澁、蔡傳則以磨
石山發源者爲澁、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
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揚家澤、合長
灘、舊水注水河、此一澁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
爲澁、沔陽志則以石家河爲澁、匯、廻也、水東廻
爲彭蠡大澤、曰東匯、曰東爲、謂漢自西東流而
匯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在漢之東也。

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
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
府之北瀰漫數千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
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
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
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
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
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
遂因郤而自瀦以爲彭蠡初非有資于江漢之

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與江爲一。已七百餘里矣。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旣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曰南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
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
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
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江而不得洩。亦因其可行
之隙。而未嘗不持以東也。惡睹所謂北江中江
之別乎。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
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混
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別爲一水。何也。蓋
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爲匹配。其他小水入大

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賚也。若漢不爲賚則東爲北江入于海爲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水經注以震澤三江并錢塘江皆合以爲北江。傳會之過也。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濟源有二。漢源亦有二。而與江合爲一賚。故先以漢入江言之。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爲藪澤。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今考漢發嶧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

水合其受決害者隕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爲甚。襄陽古有大隄曲。是堤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害最切。國朝水流故道。不溢爲災。故大隄漸毀。民多侵爲已業。嘉靖末洪水四溢。漂潰以數萬計。承天則以支河盡塞。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汜。固水患之原也。童承敘曰。漢水最濁。與河水相似。每與江湖水合。其澤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民田必因。

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菜蕪。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或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喘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大水驟至。泛濫洶湧。主客之院。皆爲波濤。當其患發。淺者爲棧。深者爲巢。方救死而不暇。何有于隄防哉。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云。東

陵東迤并匯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即賚山也。水曰賚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昌。所謂井絡纏曜。江漢炳靈也。泉流深遠。盛爲四賚之首。江貢也。出珍物可貢獻。又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源所傳亦不一。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鷺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

十里。遇大雪開渙。俯見成都。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鷺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岷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冰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茸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

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
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
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
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
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
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
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
言之也易氏云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
徼松山之外境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

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舒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起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今考雲南志。則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又緬甸宜慰。

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濶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亦遠且大。與江出岷山。僅僅濫觴者殊矣。言江源而止以岷山。不及吐番之犁石。是舍其遠大而取其近小也。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南直正東入海。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轉東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之入東海者。

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于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絕。以方求之。西兌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歟。沱江酈道元謂開明之所鑿。郭璞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沱自岷而別。李冰守蜀。始作壩以撻水。而闢溝以醴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自西北而滙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蓋江至此諸源旣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

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湖廣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由枝江縣界入大江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濱河者苦之。大抵江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故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爲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爲九河也。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

是也。至慈利與淩水會稱淩澧。至石門與淩水會稱淩澧。至澧州與淩水會稱淩澧。至安鄉與澧水合稱澧澧。謂之澧口。流注于洞庭湖。俗謂澧江口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經記東至于澧者。當洪水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

江流之在雲夢中者，始了然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註：水經於江陵枝泆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不復至澧，竟自夔門而下荆門。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九江沅湘九水，會于洞庭也。今洞庭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昔以長江入洞庭，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然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濁，土人謂之

翻流水也。朱子以爲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若謂九江卽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滙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於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曰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

後東北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
滙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過。小水謂之過。
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若是江分爲九道。則
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巴陵者。相傳羿屠巴
蛇于洞庭。積其骨爲陵也。又名夷陵。歐陽修曰。
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
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
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
漂沒。不見踪跡。其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

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夷也。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爲三。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淥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東

迤北會者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
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
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
也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二水
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或疑經文之
誤矣然滙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洩
于是迴旋滯滯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間江
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滌
爲鉅浸無復畔岸其滙爲澤如此雖無仰于江

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克初。故湖水壅關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爲滙也。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於蠡。其勢則然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二水旣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

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其言南入于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澤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合。何得疑其爲誤也。或疑渭洛入河。不言中河北河。不知河源遠出宿星。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

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江漢並流。不容相揜。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可以包漢。固其宜矣。按四瀆。惟江爲大。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決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折。而後大放于荆揚之間。其所納水獨多。自蜀而言。其水有七。曰緄水。曰洛水。曰湔水。三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摠曰內水。曰涪水。曰嘉陵水。曰巴水。

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合于嘉陵
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
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
又有出郡邑之山澤者自岷峨以至于夔不勝
其衆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
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
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則
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
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

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于○海○
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故○江○
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
也○且○長○江○者○天○所○以○限○南○北○其○所○係○南○北○離○合○
之○勢○尤○大○自○北○而○南○必○自○上○流○以○趨○下○流○則○爲○
難○禦○故○必○爭○荆○州○而○後○可○以○下○建○康○得○蜀○則○亦○
可○以○制○楚○蓋○以○順○流○而○下○不○可○復○遏○也○在○一○統○
之○世○則○川○湖○以○修○治○堤○堰○爲○先○而○吳○地○以○經○理○
江○防○爲○急○川○則○莫○急○于○成○都○而○都○江○堰○所○係○甚○

大宜時時加固。湖則莫急於荊州。其堤堰固不
可不修。而虎渡與郝穴須並存。使江水有所分
瀉。今郝穴已塞。是猶塞其口以止啼。欲無患不
能矣。南直海口江防。以廖角嘴營前沙相對爲
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爲二重門戶。周家橋
與圖山相對爲三重門戶。門戶旣固。堂與自安
矣。若內地江防。多言京口。然京口雖江左咽喉。
而自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進者。以沿江南岸。
登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崗險陂。無港可

達也。惟屯兵六合而分渡蕪湖采石直走太平。則地之至要者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泉源爲沅流去爲濟濟齊也齊度也員也又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灊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灊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王共山南復出于東丘濟水重源東源出原城北其水南流與西源合風

俗通謂出贊皇山。別又一濟，非沅水矣。河南志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峰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匯爲二池，所謂濟源池。東池即東源，西池即西源也。王屋山亦有二：一在山西之垣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濟水發源正在濟源西耳。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濟旣入河，與河相亂而

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也。且濟性最勁。能勁。絕大河中。而出爲滎也。郭緣生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旣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狀行而溢。爲滎爾。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爲北濟也。蓋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正派也。正派乃出陶丘北。入於河者。至是乃出耳。丘再成爲陶丘。其形再重也。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今館陶縣有陶山。卽此。昔堯先居唐。後居陶。古所謂定陶也。蒗卽濟。

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東南流合泗水
泗水東北流自任城縣東與荷水合又東流入
徐州沛縣界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
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
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
東北至下邳而入淮述征記曰二濟旣南北異
岸而相遠亦踰千里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過
壽張西與汶水合所謂清口也春秋遇于清即
此水色清深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

或謂清則濟也。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而入海。杜佑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蒗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水也。今按濟水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入河，不復截河而南。後漢永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

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埧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湮。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

會潔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河又會孝婦河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非真涸竭也既伏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劉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今東阿之井取以煮膠則能鎮墜下膈止吐皆以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濟

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濟之功大矣哉。或乃疑乍伏乍現爲不經。三伏三見爲傳襲之誤。今觀章丘縣有瓜漏河者。水極清而駛。至明杜莊之石崖。泊然而止。俗名之爲滲水灣。夏秋積潦。羣峪之水來會。溢至城南。會于涓河。雨霽旋竭。故以漏河目之。此皆濟之穴地而伏也。自滲水灣以北三十里至月宮。於枯河涯側。泓顯一泉。又東北四十里至于明水。

則湧百脉。麻灣諸泉。驗之色味皆同。水勢相敵。伏而後見。不其徵歟。故天下洪流巨澤。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者。非僅以其獨能赴海。蓋亦神異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者均也。均其勢也。又韋也。韋繞揚州北界。爾雅曰淮別爲潁。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然後長驚。蓋初出胎簪山。東北過桐

一 柏山胎簪蓋桐栢之傍小山即大復山也桐栢
山爲地穴上爲維星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東
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
甚窄可募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岷山之發江
僅若甕口淮出桐栢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
其所從來遠也沂水至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
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
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泗水出卞縣姚墟西
北墟有澤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澱滯三丈始減

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後。則傾陂竭澤矣。土人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障穴口。魚鱉暴鱗。不可勝載。自此連岡通阜。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沂水出沂山。又曰艾山。又曰臨樂山。水有三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沂水自西南入于泗。泗水

自東南入于淮。淮泗之會。即角城桐柏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
對。辨淮之深淺。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于
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史亦記漁人釣得古鐵
鎖。刺史集人力引之。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至
梁武帝築淮堰。以灌壽陽。未幾堰潰。水怪萬狀。
淮固有神歟。夫淮本受泗沂以入海。皆清流。故
淮爲清河。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合泗沂而
與淮會。支反爲主。清河以東之淮。亦且化而爲

黃矣。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河濁
善淤。今得全淮之水。與之并力。刷沙。是河利也。
然河。或。有。時。而。淤。則。淮。入。海。之。道。爲。河。所。并。塞。
凡。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皆。無。所。洩。故。
于。淮。非。利。也。且。今。皆。資。之。以。漕。而。閘。禁。不。嚴。致。
河。淮。並。趨。而。南。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
渠。即。兩。河。無。事。之。日。東。流。勢。緩。海。口。淤。洄。加。于。
昔。時。或。淮。水。發。則。盡。入。新。口。洶。湧。奔。湃。往。往。衝。
開。決。堤。漫。湖。壞。壩。或。湖。水。發。西。則。注。南。河。破。運。

道東則薄北河破堤岸。若兩河並溢則民皆魚
鱉矣。考自平江伯創挑運河至惠濟祠鑿開以
接北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隔而下
因其卑高適爲五閘。板閘而下南抵瓜儀堤湖
鑿渠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河溢
則南侵漕。于是堤北河之南岸長四十餘里以
護漕河。而石甃鷄嘴于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
慮淮漲則北侵漕。于是築漕南之高家堰長二
十六里餘。以護漕河。而磚甃洞于高埠有辨之

界以護堰。一防北河黃流入口。不免泥淤。一防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淺涸。故運河止許漕船鮮船出口。而餘船皆由五壩車以出外河。法至嚴也。法久日弛。遂欲塞舊口。開新口。且不究水平法度。何怪乎淮之却流而南。并引河同注于漕渠哉。故舊口不可不復。開鑰不可不謹。五壩不可不築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迅溜。蓋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壩勢

高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滾爲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其實水行堤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沿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套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此又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今鋤頭灣不可改易。宜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

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底。兩旁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築堤之力。而清老岸。此又一說也。至高堰築于漢陳登。平江伯復大葺之。良爲兩河關鍵。昔者黃河自宿桃至于清河。奪清淮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堰入高寶河。而泛濫于高泰山寶興鹽之間。黃河因無淮水之刷。沙積河淤。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

鎮等處四潰。國計民生胥病矣。必高堰堅築。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借淮以衝。或者不察。虞淮漲之浸泗。欲決堰以瀉淮。不知堰一決。則淮盡趨于湖。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決。必不能盡洩。淮漲也。蓋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卽泗之寇也。爲

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掠內地。可
乎。黃爲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
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
淮黃合從而至。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
之于尾閫。而徒曰撒堰。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
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又有爲開周家橋之
說者。不知周橋之去高堰幾何。特堰迤北而橋
迤南耳。黃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
周橋乎。夫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既

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黃而出故必固高堰使
全淮盡趨于清口而後黃淮庶不爲泗患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河

水經註曰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
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
渭原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
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他說曰
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

穴枝間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今考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爲二山者誤矣。雍大記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鳥鼠同穴或言其共爲雌雄者或言其不爲牝牡者。今之遊甘者見鳥形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肉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而缺唇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甘肅志

謂鼠名兀鳥名本周兒與古所傳鳥名鵠鼠名
鼯不一。蓋俗所沿也。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
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旣得澧涇。渭愈大。漆沮
皆小。故曰過。詩云豐水東注。唯禹之績。豐源發
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
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於河。

洛。釋也。言水繹繹光耀也。又落也。水自上而下。

有投流處也。春秋說題詞曰：河以海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禮焉。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地理志云：洛出冢嶺山。冢嶺，即謹舉也。熊耳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氏，兩峰相並如

耳者。禹所導洛處也。四瀆之外大水甚多而獨言渭洛者。雍水莫大于渭。豫水莫大于洛。而渭則與涇灋漆沮散列。洛則與伊纒澗並敘。不舉渭洛獨言之。不知二水爲諸水之綱也。先漢後江。先濟後淮。皆自北而南。渭洛在北而後列者。以其河不得爲瀆也。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沈水不言山。流伏不可據也。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爲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爲宗。記

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爲壑。源委則有間矣。若四瀆渭洛皆可引以溉。而其性各殊。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漢水重安宜竹。江水肥仁宜稻。濟水通和宜麥。渭水多力宜麥。洛水輕利宜禾。又按天下之水。皆趨東海者。以大地之形。西高東下也。然此就中國言之耳。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之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皆西流。白吐蕃兩廣水皆南流。沙漠以北皆北。

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竭者正以尾閭洩
之從下處轉輸回環無窮故曰如沃焦然非水
真焦竭也

禹貢合註卷之四

終